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一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著

邊防

和戎論

宋景文公

客問主人曰蓋聞王者受命繼天作王盡日月之所照以爲臣妾極霜露之所墜以通文軌內撫諸夏外威四夷蕩無與者專無與上負固不賓者抗大順以肅之恃險與馬者誓六師以夷之上以取侔祖此宗之勳下以定深根固蒂之業此堯舜所以稽古商周所以播憲九伐所以作六籍所以書萬古之同風百王之不易者也今大宋奄承駿命尤有中區敷至仁高蹈乎帝先篤洪伐戎對於天下自武祖立極文宗拓統承五代之殘殺屬九州之屠裂昇拜王儲帝分據州郡游魂之虜當陽有和戎之義緜帛之錫委屬於余微放時之饋相望於絕漠寬以原法若奉齏子意者殆非聖皇所以操絕瑞垂無窮之意乎夫率鳥舉

之民不足當一縣之衆馳焉合之卒不能抗八陣之師而執事者不以此時長駘而深入係弱而累老躡冒頓之落塞翕侯之旌方且規規然詢樂成之道議捨慮始之遠謀識一勞之淺害忘夕逸之深利此賈生所以請屬國終軍所以求長纒也蒙竊

賦焉主人喟然嘆曰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內不識其外也夫持夕死之類與論春秋之變則極矣從尺澤之鯢而謀江海之深則乖矣僕嘗惡聞其說今爲子揚確而陳之夫天生五材民之經用守在四夷君之善教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故善師謂之不陣至仁所以無敵子貢足食以去兵爲先楚王還師以禁暴爲德先諸夏而後夷狄限中外也修文德以來遠人賤爭戰也故聖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而後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爲討其君除其害救之塗炭歐之仁壽而已故七旬所以格後手所以怨三舍所以降一戎所以定此聖人用兵之大畧也夫匈奴之患爲日久矣

書有循夏之誠禹謨著即叙之戎以高宗之明不能息鬼方  
三年之役以宣王之盛不能休太原六月之師高祖困白登之  
圍孝文警灞上之戍斯皆當鴻均之代因侵略之暴旌邊撫土  
烽舉而燧燔蜚羽輓粟壺屬蜀而波委以至甘辭重幣命奉春而  
和親擁解嚴節思李牧以為將此皆窮聖發憤計深慮遠之謀  
也是知可以德服不可以兵碎在乎嚴備不在乎深入且匈奴  
無城郭之守廣廟之備羶肉酪漿以適口革笥木薦以便躡桀敖相  
尚遷徙無常厲折膠之威騁新蠶之足蒙犯無輒塚之疾勝敗  
無讓救之援輕齋而入則師不宿飽轉粟而前則重不及事得  
其地幽陰慘殺不可以播殖輦其財荷旃被毳不足以祭祖并  
其衆被髮左衽不足以使令糜弊中國以奉絕域非剛隱之仁  
血戰不解勝敗參半非足功之武且秦皇藉破從之勢李淮鋒  
之師東轉琅琊之粟北收河南之地及其末也天下愁怨民不  
聊生於是乎始有陳勝之亂漢武據數世之憤矯前代之議蔡

朔方以毀左臂通焉孫以裂右脅及其末也府庫殫竭貳師外  
叛於是乎始罷輪臺之卒由是觀之力非不足士非不勇其勢  
然也則李斯謂之非完計嚴尤稱其得下策未其然乎是故聖  
人知亟戰之勞民則懷之以恩信慮內侵之為患則嚴之以亭  
障來朝也不徵其玉帛請和也厚結以盟誓言入而寇也禦之以  
整引而去也縱而不追春秋賜以奇肱之帛關市通其貨遷之  
貨汎惠以撫之畜力以待之然後可得而制也今子乃欲捨盛  
際而論爽德徼小利而階宿禍亦以謬矣且往年單于有南牧  
之患上聖奮濯征之旅輕車突騎分布於寶城擒俘斬馘獻於  
行在旬日內戎醜大殲當此之時六羸之君賢王之師震怖相  
視鞮譯狎至咸願移珍歎塞息軍旅之事放牛休馬為兄弟之  
國尺奏既入諸帥會議多以謂虜衆既壞歸路且絕內無抄略  
之獲外無求應之援屢世其說固有關心計者不若陰許之和  
且懈其志然後詔環衛之士勒兵堅與之上下又命沿邊之郡

乘高守險略其輜重命一上將躬率銳旅以當其中如是則不  
數日單于之頭可致於麾下矣惟天子獨觀昭曠罷退衆說以  
謂獲而殺之非勝殘之道濶而處之非順物之性搏之於敗非  
勇許之而倍非信一動而四失附何爲而可哉乃大寬其衆厚  
答其意漏以吞舟之網結以刑馬之盟自是以來朔野之民息  
育於奔命龍廷之膏厥角而請朝因斯以談則來而拒之成湯  
之甚武也拒而勝之文王之三捷也服而捨之唐堯之至仁也  
撫而安之宣帝之重威也按六經而校據歷列辟而論功聲明  
之盛殊尤之代未有若斯者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語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宋德可謂當之矣客曰非有是言也且  
文雅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春秋美九州共貫六合同風爰自  
晉室召戎伊川被虜種落既盛于戈日尋侵伐我邊疆憑陵我  
畿甸是使先王系梓爲甌脫之區離古將共亂可封之俗至于  
聖朝誕命疏俗來廷而匈奴尚竊據幽都首鼠北鄙先帝念遺

黎之困承戰國之餘姑務救臨未遑乎伐洎我右撫胡御督柔  
遠際亦財力雄富朝廷滋清躬行節儉垂二十載禁錢派出倉  
箱紅勸介士率勇神兵厚利坐朝之相決勝於內注意之將分  
命於外加以天休地宝霧集山委舌人有言曰日中必慧操刀  
必割是宜挾符瑞之感并賢能之力大啓土宇以成先志圖上  
方略克復內地斯必取之術也又何疑焉主人曰甚矣客之不  
知言也夫公劉避狄人而去國周德不以妻孝元棄宋崖而罷  
成漢道於是顯貪刃虛內君房之格言費十愛一子雲之深誡  
况乎旗纜之域鴻圖之地黠虜之所處共工之所流得其域下  
以益廣失其衆不足損威且政莫大於安民禍莫大於從欲今  
不忍悄悄之憤而歐元元之衆擠之幽冥之域以攫尺寸之地  
嫁從欲之禍隲安民之政歲日不技師人流離則禍可勝道哉  
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深也地利不如人和之愈也古者不居  
之地不收之民靡與受胡安足煩中國是以封甸要服限遠迹

之宜義應貪驕戎兵革之舉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論矣方今鴻  
明之化安若覆盂而密清之風高邁垂策天子力欲秉難然之成  
議角無用之虛文勞四海之富復一州之地亦以徧矣且子徒  
惜匈奴之獲我幣帛曾不知懷其部落復遠徙漠北徒見匈奴  
之竊我土地曾不知羈其王侯使自致闕下謂持瑞之可恃曾  
不知安必慮危謂將帥之可用曾不知師曲為老言未卒客降  
服而謝曰鄙人黔淺泥於聞見牽膠言而踰侈歷執古之醇醜  
而今而後乃知聖人之事業非匹夫之所知也

息戎論

河南先生

國家割棄朔方而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  
雖種落孳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而戎為寇遠自  
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慕容唐元稹歷朝侵軼為國劇患  
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  
安世著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



億及段然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四師丞泰

鐵成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方平康率與元卒較其中

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憲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

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先他警稟可一日輟去是

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

無水漕之運所輒致亦不過備邊數郡尔歲不常登稟有常給

頃年亦嘗稍賈矣儻其棄我者饑我必濟師饋饒當出於關中

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爲今之計莫若籍下民爲兵擬

唐置府頗損其數唐上府二百人中府八百人京兆西北數郡上戶

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今邊郡有其物然止

敵質其賦無他易賦以泉名者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耗

宗樂然諱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

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甚放慎簡守帥分其統

專其任分統則朽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俗習其形勢積

衆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潰兵志所謂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用屬國論

河南先生

昔漢發老胡之兵夷郵支之壘唐出迴鶻之師平幽陵之叛前  
世得夷狄之効者多矣乃者凶渠放拒方議問罪而角斯羅首  
輸誠款請加討伐陛下講柔遠之略嘉憬俗之意吳詔有司撫  
納其使特假符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金幣溢於穹居官爵延  
于渠帥此誠得以夷狄攻夷狄之策然西戎貪而無耻不可待  
以誠信況朔厥羅頊在先朝僻處西裔自恃犬羊之衆復信立  
薄之祿嘗抗章陳請冀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爲曹  
瑋所敗殺戮過半遂寬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祗屬聖德迴首  
面內當於制馭之道思適權宜之要昨聞專遣使者來告戎捷  
率多兵仗之類曾無俘馘之獻舊傳嘯斯羅之牙去平夏僅三  
千里彼嘗與大邦爲讎豈有一朝醜爲朝廷悉力而伐叛哉恐

未得其誠効徒市虜以機利耳爲策之要莫若擇朝臣之有材  
略曉機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情偽而與之爲約使其出  
兵俟有所得動然後計殺以金帛賞之戎狄之性貪於財利理  
當奮命凡賊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救邊郡險其走集遠其斥候  
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攻而觀釁蓄銳發機擊之蔑不克矣  
保塞羗胡亦不減七八萬保塞羗胡謂折李二族及明珠白馬部落之類邊臣之侵  
漁故屢有讎覆宜申救鎮戍厚加撫馭賜堅甲絮衣利兵勁矢  
命諸將監護使分諸路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必疲  
於奔命且彼進無攻劫之利退有牽制之患數年之間虜虜必  
潰則可係大憝而戮葉街告成功而薦祖廟矣

兵備論

六一居上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  
也彼壘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兩而漢末有  
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建興與農中郎將唐置營田使副判官

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關國家弭獫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諸時罔遺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桑田之利僅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杭稻雖荒隙原田亦當懇闢播以五穀今河北堡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耶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閼畝水衝民田只百戶妨閼而能溉灌千萬貧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困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云

曰溉田之迹湮廢茲又去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顧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倣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論

六一居士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候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允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門滄陽盧龍飛狐鴻門襄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捭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

巨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爲邪律之壽故今薊塞垣也自滄海乾  
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  
瀘淵牧以至飲馬於河蒸民不聊生矣非北虜雄盛如此失於  
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  
其復水爲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  
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倍利  
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沁于廣信交肅達于堡塞或  
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  
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  
可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  
即攻人爲余師踴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  
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寨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  
沃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

方南北修好恐邊廷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言貪秋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閒隙出乎不意固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策相付貽後世深患復何如哉

論禦邊

芸閣先生

臣聞古將之有爲者未嘗有不先審處其宜而能收其後功者也有不可取之勢於已然後可以有所處必有機械足以應萬變而不窮然後可以有所爲是以其處必獲其爲必成不幸而不獲不成則可以言天而非數之失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今不先修其戰之具而望其必不來不先修其可守之備而望其必不攻不忍憤憤之忿而輕於一舉殆非善戰者也臣竊聞夏人背約犯邊陛下惻然不忍邊民之被害忿犬羊之無禮議者直欲絕累世之好止常歲之賜徐議興師計其不共此乃群臣誤陛下也陛下試

思今日絕好明日必大舉而來其將何以待之任何將可以當禦  
侮之寄用何兵可以應敵以何力可以供軍興之費此不可不  
慮也臣儒生素不知兵但生長關陝當任邊郡至於夷狄之情  
禦備之要亦妄留心知其一二不敢以疎賤自絕敢為陛下梗  
桀而陳之臣觀今三邊之兵僅可以自守而不可以戰食僅足  
以支歲月而不足以橫費今不幸輕絕虜好致其彘國而來與  
之戰則不足敵堅壁清野以待則吾未必能邀其師被邊之民  
傷殘亦已多矣又不幸夷人知吾之不戰委城不攻長驅而入  
則關中非朝廷有也當此時又何以待之議者必曰康定之戰  
元昊舉國不敢過潘原今安敢委城而深入臣獨以為元昊不  
過潘原元昊未為知兵而不知中國之虛實也使其知兵與吾  
之虛實為長驅而入不知中國之兵可與腹背攻之乎其衆寡  
強弱可以敵之乎景德之難北虜奔魏都六七郡不攻而直犯  
澶淵其勢可知也伏惟陛下知勇聖堯深遠當以天下根本為



慮然而議臣不慮後害輕起兵端臣恐虜難未已而中國坐困  
惜一歲之賜而彈十歲之賜未足平也臣深為陛下惜之伏願  
陛下少留聖慮延問右成姑息一朝之忿與國萬金之計擇仁  
厚之師戒生事之臣聚兵畜財常若寇至俟數年間將足以用  
兵足以戰財足以養然後下詔問罪彼將惕然承命可不戰  
而服矣又焉敢輕犯盟約侮慢朝廷哉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  
亦有愚策可使兵足而費少邊寧而民不困如陛下不以臣言  
為無取少加采擇則臣敢繼此以獻

備武論

江溪先生

老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物聚而  
必有攻鬪其間者故蓄兵以禦之虞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  
寇賊叢宥汝作士師以虞舜之世可謂治極矣猶且懼蠻夷寇  
恐猶吾民是雖極治之世不可以不戒也今角天下之地而守  
之皆備西北而不為東南慮豈西北之害大而東南無難哉

駭大羊之群聚而然耶夫盛廢之變窮閭猾夫之害卒揭竿而起呼者其聲豈下於西北耶而東南之郡縣固無深溝堅城之守勁甲強弩之敵士卒皆寒飢脆弱老病而未嘗識戈矛之倒正雖屯禁兵皆單客浮寄無家室墳墓田疇之爲累聞諜聲則駭然而四走彼何顧藉而爲之用命耶迺者如王倫輩一賊夫耳駭聚數十民跳踉於曠野荒澤之中而郡縣之吏民恐懼奔避鳥逝而獸伏其尚能有爲者則或具醢醢美肉斂民之金帛以遺之如孱國之恭事強諸侯萬一異其不爲暴害耳尚何敢正睨賊輩乎而朝廷乃責其棄城而繩之以法不爲之具而責其守豈其理耶凡事之未牙孽則朝廷恬安而不爲意及其獨獮一發乃遽起而爲之謀事已則又解而散去非所謂恃彼之不來而恃我之有待者也故往年儂賊寇嶺南則爲備嶺南又聞其轉而入蜀則稍爲之備蜀及已逃去則亦隨而隳罷此豈爲持以計耶陝西河東河北繚邊之地及廣極兩徽其樓櫓

拒敵之固畜馬募士之方旗甲弓枕之積則或講聞之矣至於江南荆湖京東西兩蜀淮浙間則未嘗有及之者其郡縣之郭邑則或依荒籬環垣溪谷山石以爲之固雖有古城塹類皆缺蝕之餘草樹之堙塞狐鼠之穿穴車馬牛羊之踐躐無丈尺之阻而樵兒牧豎之可踰其庫兵則皆靡又不治弓弩弛而不可發劔刀鋼於室甲冑隳屬或隨擲而裂一日有緩急其尚能守而禦之耶雖有大公之謀賁育之勇不得有爲矣宜嚴敕守臣稍增葺之城不可卒具當完以歲月不過十餘年則所在堅城矣課募匠工使盡其巧計其兵之多守而畜之則亦不過數年所在有利兵矣擇長吏以守之責銳士以習之雖有攻鬪乎其間者我則有以待之矣或者謂朝廷方講治禮樂文章之具而未暇爲城壘甲兵之謀將損國帑而驚動天下之耳目嗚呼茲備術之論烏足識大易虞舜所戒哉

大費

同前

宋之為宋百年矣堯作舜述非有如秦皇之奢侈為宮殿苑囿  
游觀行幸之飾漢武之兵革誅伐四夷之事堯湯水旱之害其  
月入歲收宜倉庾之米粟庫帑之鍊金陳厭腐爛如糞之壤何天  
下之久而愈困耶其大費蓋在兵與夷狄兵最甚病夷狄次之  
自西虜之猾邊兵粟馬芻車乘生牛羊弓甲旗楯以至鳥獸之筋  
角皮羽調發百出而刺撓徧乎天下繇此財遂大蹶然而賊已  
獸伏久矣而兵尚未徹坐而食者舉不知幾何人月給之芻粟  
歲給之繒帛金錢亦不知幾何數而三歲祀郊則皆有賞養乃  
至數百千万此兵之大費其勢不可去黍滅也北虜之歲給五  
十萬西虜又二十萬更有使人迎勞賜與及餉信之物惟恐不  
豐此夷狄之大費其勢亦不可去黍滅也故凡自秦漢而來所  
橫取於民者關市舟車六畜之征酒酤鹽鐵茶榷苟有一孔之  
利官已盡錮之內自廟堂大臣百執事外之郡縣少牧豎屬澤  
書管庫之小吏率以財賦為急務是舉天下以養兵養夷狄豈

竊蹙之嬰兒之病惟抱負扶持之而已不幸仍之以飢饉因之以寇賊常賦不入則將見殄民之臂而奪之衣關民之口而奪之食勢不得不爾也然而節斯二者則莫若先治兵治兵而吏狄可制也兵之壞自唐黜府兵于今三百年矣今兵尤不可用畜之太優浸爲驕暴主帥長吏不敢以杯土役之凡郊祀及歲月之廩給賞賚少緩之日月已將合謀而劫長吏是猶養虎以防稼未能搏其田豕反爲農夫之害也而又類皆屯寄遷徙交易與主將不相親不熟其金鼓之進退山川騁隨之險易要害此豈有人而填巨壑至則陷矣故嘗欲若中國之猾亂者矣故嘗與西虜南獠從事矣而其負敗率居七八是兵雖多而無實用則是天下之無兵也又何剝刻無罪之民而養此無用之兵耶其治在略法唐之府兵差擇其病老願去者稍除之以其壯勇各隸其本土視府之上下內外而均節之磨之以歲月壯勇者漸而衰耗則稍募新兵以補之新舊相屬綴以務合府兵之數而

後已嚴法制以繩其驕擇將領以習其用期于十數年久可漸  
消其冗費而得精兵矣少而精則費狹費狹則取底者鮮而公  
私可有積矣朝廷因其贏餘以濟水旱以養稼老矜寡特而蠲  
其賦租則德無窮矣孟子謂梁惠王如施仁政則可使制挺以  
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夫如是則一虜之費亦在我而已

量敵

金華先生

臣聞敵無常強由吾有以致其強敵無常勝由吾有以致其勝  
譬之相搏彼固非有此伎也將其力之稍悍尔彼蓋不可与之  
速較必退養吾之全力以乘彼之既老此強弩之末不能穿魯  
縞也故強可使之為弱而勝可使之為負不善者悻悻然不顧  
吾力之不支而急於報復屢出而屢敗必自斃而後已是以俾  
敵成常強之勢而收常勝之功豈不謬哉是皆怨已而輕敵之  
過也今大恥未雪天難未夷枕戈嘗膽以死讎敵此陛下之職  
而亦陛下之責也臣豈欲陛下忘敵而苟安耶然敵有堅脆而

時有利鈍願陛下量敵而相時苟敵之方堅而時之未利少忍以遲之可也况陛下天錫神武春秋鼎盛但能修己恤民強力而不反則大恥何患不雪天難何患不夷以自觀之今天下之事雖漢高帝唐太宗有未能遽辦者蓋使敵有可投之隙而時有可爲之機則食不下咽燎衣婦首奔走而走之猶恐不及不然高帝太宗亦將養晦含垢磨以歲月要夫終之必快其憤遂其志而已若務殫其財而竭其力委常強以張敵之勢捐常勝以修敵之功而吾乃判然示其久弱之形與積負之辱矣及夫際至而時來必將拱手眈眈而無所措此臣中夜念之不覺涕之流席也昔東晉之世石虎既死庾亮頗欲經營中原而謝元淝水之捷宜可鼓行而席卷然皆不能有焉者政以財殫力竭耳是則養吾之全力而乘敵之既老一舉以覆之與夫屢出屢敗而卒無以快其憤遂其志者願利害甚易見也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惟陛下留聽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三十九

論著

邊防二

治戎論上

公是先生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母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鈎之以其義授而類之此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非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非察弗能辨馬牛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存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也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敗王者則固無敵也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



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世歸  
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爲  
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  
職不任則死反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  
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  
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  
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  
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  
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  
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據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  
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  
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一吾衆也吾必不善明  
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  
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

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也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責無言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論中

同前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狄入衛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義也春秋之世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下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

之况其實乎其言猶惡之况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備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備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侈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世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汙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侈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恃服也謹吾斂毋入於斂以示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環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藪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

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我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恃千經傳三十一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乎是一實也

治戎論下

同前

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是何也凡以威服之也中國之與中國則有戰中國者禮讓之所出仁義之所治道德之所懷也是雖有鬪爭不過以其禮責無禮以其義責無義以其道責無道非有利其貨之心非有病其民之意是故結日而後陣成

列而後出不以詐取勝不以幸圖功不以威立名此中國之師  
王霸之治也彼夷狄者不然其來爲寇非能以禮讓仁義道德  
相率厲者也直將剽人民以盈其暴措府庫以足其欲斬樹木  
以逞其害殘百物以快其怒而已矣譬虎豹之搏長蛇之噬蝮  
蝥之集也有國者時其至而慮其害苟可以害之毋待於信苟  
可以絕之毋待於仁曰除患而已矣効力而已矣是故言勝而  
不言戰者其義猶曰貴於勝不貴於戰也云爾十二公之事二  
百四十二年之久夷狄之禍侵伐之變多矣未嘗有得言戰者  
非無其事而不言蓋雖有其事而不書焉耳以謂戰之道以待  
中國勝之術以待夷狄中國不戰則譏之夷狄雖不戰不譏也  
其不譏乃所以不言戰也此其指也齊人伐山戎公羊以謂據  
之以厭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以謂莊重創是皆不然其皆  
延寇而揖之以爲讓僵尸而哀之以爲仁者也非春秋之治戎  
所以言勝而不言戰之意也問者曰聖人之仁無所不愛聖人

之信無所不孚聖人之禮無所不教今獨謂夷狄則外之惡之絕之何也曰不外則不能全吾仁不惡則不能全吾信不絕則不能全吾禮也聖人不貪於服遠以爲名不恤於喪遠以爲羞是故德澤不加則正朔不及也正朔不及則德澤不加也一之於鳥獸不以鳥獸役人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明其文而申之曰白狄來來者來朝也言其來不言其朝以謂其來朝不足以榮其不朝不足以辱域也蜚也鸚鵡也一有一亡者也此之謂也故不明於春秋之義者不足以自治不明於自治者不足以治戎明於治戎者務禦而不務追在勝而不在戰禦以春秋勝以春秋道也

備北狄

河南先生

夫戎狄爲患厥惟舊矣自唐虞而降迄於隋唐與時盛衰寇盜中國蓋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貪悍之性樂於戰鬥不知仁義故弱則降附強則侵叛爲國者審其馭之之術而已馭之得其

道則陵犯之謀寢失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專尚武功生事  
荒外不較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表而中國亦困矣未為策之  
善也夫善處戎狄者在乎任將帥訓士卒積金穀利器械然事  
則守有警則戰故守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  
已漢宣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昏錯上下  
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興兵時安而去備也太祖皇帝以  
神聖之姿承五代之弊僭偽之國基布天下中州之地纔方千里西  
疆秦壘南封江漢北不過潞惟東暨于海太祖委任將帥奮揚  
武德十七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因之係庸蜀之君開荆衡之  
域東平建鄴南拓番禺廓海寓之祿祿振皇綱之解紐太宗續  
服吳越請吏乃親摠六師問罪三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於是  
覽禹貢之舊疆憫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龍奔行帛伐而北戎方  
熾師出無功卒不能焚老上之龍庭按榆谿之故塞厥後繼以  
潘美失律揚業捐軀繼遷投隙又擾靈夏由是虜勢益熾虜陵

趙魏矣朝廷命李繼隆康保裔傅潛王繼忠王超輩為上將以

禦之未嘗有尺寸之功皆相繼敗北先皇帝忿種蠶罔之必禍士

民之遽劫親駕戎輅敵臨澶魏俄而捷覽授首天振天聲捷見

大將澶淵之役為石保吉伏弩所殺即民間所謂統軍者虜衆齊燔乞盟請退先皇帝志在

安人誠深瀆武乃命單車之使申金犁之盟抗敵國以禮之賜

珪幣以安之疆場無虞幾四十年矣有以見聖人屈已愛人之深

也夫戎狄者言語不通政教不及無耕織之業以厚其生無邑

居之固以安其俗故前古雖得其民不可臣也得其地不可墾

也趙武靈王欲開榆中之地則先交胡服唐太宗既滅突厥卒

不能有遂立李思摩為主而遣還漢此異乎方今北虜之為也

習禮儀之事講君臣之容有詔令誥誓之文有冠冕衣裳之制

又聞自虎口之北有京曰大定府台環千里之間有城壁皆以

郡縣為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為本雖引弓轉勢未盡格於漢儀

而絕号設官殆有殊於戎俗矣意者豈皇天將使臣屬於我俾



自變其俗耶抑其君臣將軍其政教謀爲害於我耶且國家自  
雍熙端拱之後迄於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又其俗方  
改政入作法度竊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焉夫北虜者易以威  
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而今之繼好弭兵逾三十載彼豈  
知仁義之方盟誓之重哉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  
帛之厚賜耳今西戎不庭師旅未息不幸年穀凶歉民力虛困  
則虜必賜隙乘便留我信使擁其驍獍之衆加以幽薊之師暴  
犯邊陲必爲深患矣夫備豫不虞武之美經也國家得不豫爲  
之備者乎既思爲備則宜講求將帥之材制定兵戎之法鈔利  
器械儲積金穀俟其殺奔信誓侵盜邊鄙奉辭則我直以戰則  
我壯足以邀士卒之心折醜虜之勢然彼敵之以聖德臨之以  
兵鋒復全燕之舊疆述神宗之先志無易於此矣

北狄論

穎濱先生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赤鹵之

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嘗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疆表之民亦以此恐懼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懼死亡捐命絕幕之地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遊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

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公孫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自進而不可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廢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彊橫

之勇自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妾求以爲民  
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  
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顏漢先生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巨狄狄強則巨戎戎狄  
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  
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  
疆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并將弱之兵蕩  
然南下而無傷及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  
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  
昔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尽力  
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  
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  
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

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  
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  
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彊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  
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  
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彊狠而好  
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  
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  
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  
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毒攻中國者  
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  
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更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  
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  
廣將不忍而執中將友而求以相誼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  
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

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敢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  
何其不識於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顏頊先生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  
爲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于人爲部百夷爲黨  
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  
戰而不利於邊又北狄之人懸地千里控弦百万侯王君長通  
爲一家人膏腴庶曷烜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  
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  
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  
山之下養兵休士又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  
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  
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  
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

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  
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  
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  
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  
爲亦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  
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聲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  
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  
擾民而不之禁窮蹙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乘解仇結盟  
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  
見其不知本矣通閩市戩夷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  
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慮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  
西域數十年西域龜茲其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  
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  
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

哉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  
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  
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燕薊論

顏濱先生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  
惠屈體以奉之雖号为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  
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土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  
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  
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  
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  
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按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  
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  
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強且馴服則石  
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之而止契丹據有全



燕擅聚廢棄棄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  
又益之以 朝廷給予之厚賣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  
膾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蘆之美至於茗藥橘柚  
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是割地  
之耻而獨享其利則夫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  
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我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  
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  
主遺怨解解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  
生民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  
變乎

西夏議

王樞密

經傳所謂犬戎者以其畜之則去而縱則來如犬性然今也縱  
之而望其不來是猶壅水之急流而欲其不湍怒也嗚呼其亦  
惑矣諒祚以七年春瑋結僭中國制度其夏遣使來竊襲朝廷

官曰客省使曰左司郎兼知雜其車服用皆稱是經略臣約於  
境上以同官于朝廷而朝廷不抑之羞人孰然曰朝廷從我矣  
誰敢侮予者噫其僭其傲止是而已哉吾懼其未也故訐謀者  
不可無深思憂禍亂者不可不杜微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九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

論著

邊防三

議狄論上

觀物先生

孫武者書十二篇用兵之法備矣而首篇以始計說以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然則有兵而不知料敵者其將木偶人耳有國而不知料敵者其君木偶人耳今夫兩國相持雌雄未決善戰者必先知己其次知彼知己故先爲不可勝而敵不能敗知彼故待敵之可勝而動必有獲小大之形強弱之勢主客之情狀我能逆計而豫圖之則伐人之國攻人之城屈人之兵蓋何所往而不利也方今戎狄爲中國患深且大矣謀夫議士借箸籌畫聚米立談逆知虜情於万里之外者亦去審矣以愚料之中國以德勝而不足於兵夷狄以兵勝而不

足於德德勝於兵故可以致治而莫強於定亂兵勝於德故可以伐人而或不能以自保誠能去兩短集兩長而用之天下亦廓無事矣國家受命垂二百年聖子神孫保民而王其治尊王道黜霸政先文德後武功勸賞與刑奸生惡殺上之所以涵養其民下之所以愛戴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親歡欣交通而不可解中更大變王綱委地英雄之人固有投隙而覬覦非望者真主一起四方響應歸往無間於山陬海徼之遠近撫中興之運而奄有之此其以德勝者也然風聲氣俗習於閑暇安於苟且失於懦弱而不競其君子務以文墨書史自娛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其小人務以衣食聲色自奉而無勇悍果敢之心必平居翱翔朝廷優游里巷惟簿書刑法是守惟田疇桑麻是力一旦聞有賤鬪殺傷之事往往惕然股慄洒然汗下人人自以爲莫勝任用是以抗方張不制之虜獨何異千金之子長養於高堂華屋之中厭飫乎飲酒食肉之樂羊木便擊搏足不喘越

走態度柔脆熙熙如婦人處女而欲與行陣武夫角抵以爭勝  
負其不格豈行較而後明哉夷狄世稱善兵而金人盛大尤倍  
於前世驍騎雲屯精卒騰起履鋒蹈刃死不反顧則中國之兵  
技弗如也草行露宿禽獸與鄰飢渴勞苦所不能病則中國之  
兵力不如也重以百勝之餘當以瘡痍之衆宜其鼓行而南囊  
括席卷凶威所向動輒摧折莫有能控遏之此其所以兵勝者  
也然殘虐暴戾甚於豺狼所過之處幾有唯類流血成川聚斃  
成丘幽負怨怒莫知紀極加以權臣跋扈威凌其主篡奪之釁  
已萌蕭牆之禍將作戎落丘墟特有待耳雖然夷狄以兵勝固  
中國之不幸而夷狄之不得誠中國莫大之幸也向使金人入  
吾國撫吾民攘吾地據吾城邑如劉趙符秦托跋魏之主盜神  
器而矯天命以夷狄術中國則天下已無如之何矣惟恃衆阻  
威專事屠戮所以億兆生靈嗷冤懷憤謳吟思漢之心永永無  
窮而宗廟社稷得以再造而久存也然則爲國計者蓋亦取長

而去所短乎莫若修德爲本而衆之以智力濟之以威武易天下之政變天下之俗使吾民置然有願戰之心而深以復讎報怨爲念則夷狄所長我得而用之昔秦孝公即位諸侯並侵土地削弱於是慨然下令於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未幾商鞅出而任其事開阡陌急耕戰誘三晉之人耕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以五十人習戰非農與戰不得入官行之踰年秦民怯於私鬪勇於公戰遂以兵雄天下夫秦民非前弱而後強也賞罰号令有以激之而然耳此亦明君賢佐強國濟時之良策今日所當斟酌損益而行之者也儻惟因循苟且釀激守常用吾仁義之化欲以服異類率吾柔良之民欲以抗勦敵患恐以羊攻狼必致於禍亂紛紛豈有既耶抑嘗聞秦昭王臨朝歎息范雎請問之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廣廣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方今金人之善云

非止於鐵劍利金人之善謀不假於倡優拙彼我之勢安不兩全廟堂之上軫國之患者宜早爲其所以善後之計

議狄論下

觀物先生

古者夷狄之患在手足今者夷狄之患在腹心古者夷狄之患爲疥癬今者夷狄之患爲癰疽古之夷狄尋干戈事戰鬪小入則諒大入則侵遠則擾邊陲近則陷郡縣吾中國於是命將帥以討之屯兵以拒之不得已則捐子女玉帛以賂之彼不畏威而遁則將壞德而和雖獫狁之於周匈奴之於漢突厥吐蕃之於唐最稱雄強西北者然其爲患於中原不過如是而止耳今之夷狄則不然狙詐桀黠百倍前古戰勝攻取莫敢誰何旣覆沒兩河播遷二帝而狼貪虎噬恬不知我戎馬駸駸直犯江浙長驅遠涉懸巨万里嗚呼自開闢以來夷狄之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歷攷漢唐之世名卿才大夫遭時艱虞慷慨發憤陳禦我之策者亡慮十數家商榷評議各售所長知屯戍之勞者以從

民寔邊爲便明耕戰之術者以屯田積穀爲利或以塞防爲不可罷或以屬地爲難深入或以招降爲先或以自保爲務達軍我之利病者以險阻爲可守計賞糧之匱乏者以河渠爲可復有以五敗爲言者有以六失爲言者有言兵守不敵難以成功者有言兵宜土著乃守者此晁錯趙充國侯應劭尤梁商蔡邕劉翹杜佑杜牧陸贄郭子儀孫樵諸公長謀遠慮力紓國難而收功效於當時然今日視之略无足用是何耶蓋以金人盛強爲禍滋大非異時夷狄之比故也愚亦不能爲今日禦戎之策而能爲今日平戎之計非爲平戎易於禦戎也事勢有如此者耳獨不見夫捕虎者乎虎之爲物猛厲而矯捷方其磨牙搥吻咆哮跳躍而前雖使貫育与之角恐其所不免及其投機奔置網罟以誤之使彼陷以而不得出則雖三尺童子能制其命此愚平戎之計也請先論大略而後陳之自古好戰之士不有篡戮之禍則有叛逆之變是二者勢之必然也何則兵用而不戢



則將帥擅權於上而起跋扈之心士卒服勞於下而懷怨怒之志將帥跋扈而篡弒之禍作矣士卒怨怒而叛逆之變生矣近者數年遠者十數年禍變之來无所逃也昔符堅虎視中原仗其雄武吞強燕舉西河兼崑蜀跨漢沔番有天下十分之九亦可少休矣而窮兵不已欲逞志於晉室淮淝之戰一敗不振向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爲勍敵慕容垂姚萇之徒乘弊爭奮以威其國至於身死又子子孫殄滅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其堅之謂歟厥今金人如何哉強颺震撲凌肆四海連年入寇殺人以逞魚肉生靈鉅億萬計天道惡盈必至顛覆頭彼變禍之釁有二中國特未知乘其釁以破之耳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故盛名之下莫難於久居今粘罕之徒以桀黠之資處僭逼之地擁衆數萬軍聲赫奕專權跋扈威振其下必疑其臣臣必疑其君君臣相疑鮮不爲亂漢以五單于爭立而破匈奴唐以突利內附而平突厥鄰國有隙然後加兵百勝之術

也爲今計者莫若用吾陰謀以激其亂率高麗西夏諸國卑辭  
厚幣推尊粘罕盛陳夷夏畏服天公有歸之意以從其篡竊之  
事雖未能使其必然而虜主聞之亦已猜忌矣虜衆聞之亦已  
榮感矣大羊之群自相攻擊則其國可立墟矣肯信陵爲魏將  
常率五國兵追破秦軍於函谷威振天下秦王乃行万金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於王曰公子亡在外十九年矣今爲魏將諸侯  
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南面而自立諸侯畏  
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又數使人間僞賀得立爲王矣於是魏  
軍使人代將而奪其兵今欲用此術以蒞醢粘罕可乎庶幾其  
或可也忠臣義士古有破家爲國殺身成仁而不避難者豫遜  
感智伯國士之遇漆身爲癩吞炭成啞欲刺襄子以報王讎事  
雖不就身死而志不奪張良以五世相韓傾家財結死士擊始  
皇於博浪沙中欲爲復讎卒請高帝滅秦社稷此皆慷慨磊落  
之人激於忠義奮不顧身軀用七尺之軀欲報刻骨之怨而有

國者所當招徠以備非常者也金人自入寇以來賊人父兄折人子女多矣又且劫奪兩宮遠征沙漠吾人怨之深入骨髓其間豈無拘忠秉義志雪國耻如豫遜張良者而金人恬然未之知也虜部之中我庭之內華夷錯雜群虜略無彼我之間因權制敵最為良策朝廷莫若復漢武舊轍因奴之料以募天下死義之士激以忠孝結以至誠厚其族屬優其田里臨軒泣涕而遣之勿使之出奔俾自為國每俟吾事窺伺虜將之不戒竊發於坐刺而殺之一人而百萬之衆可俘誡矣雖然古者破人之國有以力取之者有以計取之者吾將良兵精土地廣財用足有萬舉萬全之勢則術不必奇謀不必詐傳檄鼓行坐收其斃可矣儻惟將非其良兵非其精土地非廣財用非足而敵人強盛力不能支則投閒棄隙以計取勝所不可緩也方今中國與金人盛衰之形強弱之勢不待較而知矣用前一者之謀以為平戎之計誠金日之急務歟

治戎論

思齋先生

凡用兵之道務講其實罰有功而賞必自其踈賤者始有罪而罰必自其貴近者始踈賤而先賞焉則舉無不賞也故賞一人而萬人勸貴近而先罰焉則李無不罰也故罰一人而萬人畏蓋用其賞罰者有要敵也今也當一隊之長處千人之上不幸而毫髮過舉主帥坐乎廳事使左右執而告垂於庭是不遺貴近矣是知所以用罰之要矣士固可使畏也然實喪夫長上之心蓋法嚴而禮不足相也夫禮禁邪於未然之前而法救過於已然之後法之爲用其不濫禮也以矣與其既過而治之以法固不若講禮禁於未然也彼以大官重祿介然居士卒上日夜所以督之董之者莫匪鞭笞垂朴也彼素待其士卒如是矣一旦有失吾以彼之素待其士卒者待之其心寧不愧耻惟君子爲能知過自非君子孰不曰吾身已辱矣廉耻索然喪矣事之辱賤無厭者何往而不可爲矣故法愈嚴而罪愈不寡吾固誦

之也凡人之心孰不惡辱而好榮故善化人者必厲其廉隅砥  
其節操嘗使夫耻辱存諸其心而不使加諸其身耻辱存諸其  
心故戒懼震悼惟恐其身之或罹是也故有所弗為其所非貪  
身已罹是矣則彼又奚忌憚之有哉仰而畏主帥之嚴毅也俯  
而怍然耶臨其士卒也則彼又奚樂為吾盡死力哉故法嚴而  
禮不足相者非惟罪不可禁也實喪夫長上之心今使罪可禁  
罰可畏長上之心不喪惟先禮而後法尔先禮而後法去者非  
廢夫法也凡所謂長上者吾厚禮以待之公事畢則与之惟然  
相接帷帳之上勿使奔走趨伏視士卒無異如此故人咸知夫  
官職之榮而有恥心若猶未免乎過也宜度其大小輕重非有  
大故聽入錢以贖其者至削官解爵固無困夫宮室亦足以懲  
矣罰雖加諸其身而廉隅節操猶在也後亦可無大過矣故用  
兵之道法以制政礼以正邪故法欲其嚴也禮欲其隆也法不  
嚴則易亂禮不隆則易動今也禮法亦不相參矣禮法之不相

參猶可言也其甚散者三軍之士煥然有離心矣夫戰之道陣  
欲堅鬪欲齊士無有二心故其陣也堅肯以死易生故其鬪也  
齊夫死者天下之至難也望然而陣霆然而鼓秉旄而麾之曰  
爲我死於敵當是時也非夫愛我如父母畏我如雷霆厚我之  
德而深我之澤謂不死不足以報也則吾安得使之必死哉彼  
固有舉大將旗鼓與賊俱彼固有弃甲曳兵而走尔用百萬之  
衆不素結其心者不得一人之力是故善將兵者使三軍之士  
不非有餘也而不至於寒食非有餘也而不至於飢力非有餘  
也而不至於竭故其志不驕力不墮今也有寒飢不免焉者也  
勞筋苦骨日習戰不止力已竭矣兵固不可使忘夫戰也不可  
使忘夫戰曰習焉可也今乃窮日之力而後止凡入血氣莫不  
有限如此歲歲不止而強者日益衰壯者日益羸銳氣日益喪  
則是君侯之兵敵未至而先已疲弊也彼衣食往往有未足况  
勞筋苦骨日習戰不止乎君無事猶有缺缺然者一旦欲使死吾

旗鼓之令是烏得不離哉今誠上而遇長上以禮撫士卒以恩  
閑其目力俾少安逸以養其銳氣密加燥濕問以已意以通其  
情夫如是百將同心三軍一力蹈白刃赴湯火惟所以命

攻守論

老泉先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  
兵以攻堅城則耗兵費糧而敗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  
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所不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  
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直轂擊  
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  
其兩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西銳兵出其東者曰奇道大山峻  
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擗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  
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  
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  
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

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  
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  
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焉馬賊劫之不高鑿而入者有焉  
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鑰而主人不  
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  
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邱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盜  
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  
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  
而秦莊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  
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暉友攻大梁田豫伯  
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港南長沙以與暉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  
自江州泝江都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統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  
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  
不備愬自文城破張紫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蔡明擒元濟此



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牂牁牂牁江道番禺  
滅下以出越人不意鄒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大緣磴魚貫  
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縣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  
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  
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  
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  
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邪

攻守論

思齋先生

受自維揚失守翠華南渡南北之形於是乎判吾之不能北討  
猶賊不能南來其勢然也方今天下有自守之形无出攻之形  
况夷狄兼燕兩河齊秦之地而用之奇謀秘計出鬼入神邈不  
可測劉豫禪中國之勢擁天子之權制政者凡十年矣彼一旦  
廢逐之下降階序連十年之齊而合之燕雲驅萬乘之主不翅  
孤豚然陝右河南諸叛視豫之廢非不知禍坎及其身然莫敢

誰何者其用國有謀蓋可見也君侯自視吾之用國與夷狄之用國孰愈其賢者在任其能者在職其上下之情通其號令一其賞罰信其政事修舉丸是數者吾有弗逮也而兵力形勢又居其下重以沿邊四軍一進一退首前尾却挾此三不韙吾特進討焉尔是烏能與夷狄角哉故曰厥今天下有自守之形無出攻之形君侯所以用荆襄者亦出攻乎亦為自守計乎某愚不肖竊料君侯之兵決不可以獨進而自守之策亦未有得持十數萬之衆進不能以攻退不能以守直為此憊憊尙也今攻既不可議矣請言守之策荆襄二道天下之衝也其要害之地有三焉曰武昌曰襄陽曰江陵武昌足以控淮西然不若襄陽兼淮漢汝潁而制之也襄陽足以控淮漢汝潁然不若江陵兼漢沔吳蜀而制之也故其地形最強者惟江陵其次惟襄陽又其次惟武昌大抵上流為重方今君侯大屯在武昌而分成襄陽謂江陵有襄陽之蔽也曾不置兵焉也武昌成襄陽者是也

而空江陵者非也是何也夷狄不南下即已就使南下其名若  
寇吳者寇蜀者而精兵勁騎萃于漢上數道並進使吾莫知適  
救多以馬載糧糧盡而馬繼之必將屠我襄陽武昌救兵日夜  
倍道凡五六日乃至襄陽城下勝負之勢未可知也不幸而少  
却則襄陽士矣襄陽士敵固無急乎武昌背荆門趨江陵如  
蹈無人之境而江陵士矣并夷門取利歸兼巴陵置重兵于襄  
陽于江陵而江淮漢上流之地盡入賊矣江淮漢上流之地盡  
入賊而吳蜀可憂矣今尚庶幾其不至是者恃襄陽之有兵也  
襄陽之兵之可以必守者恃武昌之有兵也宋志曰牙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今襄陽隱  
然為吾蜀之蔽其去武昌蓋七百里是大援乃在七百里外非  
所以示敵之不可攻也君侯留一二親信守武昌而親以兵開  
府江陵為襄陽重者策之上也若猶未也宜分萬人五十屯江  
陵五千屯荆門荆門為襄陽後拒江陵為荆門後拒襄陽有急

荆門之兵出于襄陽江陵之兵出于荆門賊今日至而援兵明日接于城下矣故可使夫敵人不得輕出以死我故重荆門江陵之地所以重襄陽也重襄陽則江陵安江陵安則吳蜀舉安武昌無憂也惟是三鎮更相掎角君侯誠分屯焉居無事三鎮鼎足而峙武昌且可無漢沔之憂得以控蘄黃援合肥自古取吳取蜀多由江陵主上捐全楚之地畀付君侯固爲其能保庇之以重我吳蜀也今攻守之策兩廢不講賊并襄陽入江陵是直坐吾腹中尔四肢當何所用力哉天下有投機之會有持久之計其前所謂漢唐之創業與其中興其成功之日甚者不出二年此投機之會也今中興以來十有四年矣中原尺寸之土未聞有入職方者而賊勢視靖康熾甚則彼此務爲持久之計也襄陽特立於外而武昌乃七百里外疲於奔命此豈左右吳蜀持久至計邪誠使襄陽後拒有荆門荆門後拒有江陵賊雖旦暮至吾不七百里疲於奔命故可以持久

蜀邊論

方舟先生

天地遠近之不可窮乎古今見聞之不可盡乎不可窮而窮之以此之近而况彼之遠曰天地之限也不可盡而盡之以我之聞而揆人之見曰古今之事也此四夷之殊宜制禦之異用也且以天地遠近既有一定之限一見之一聞之足矣而古今制禦之道有不可窮不可盡者以此之一隅反之其彼之三隅者猶是也故遠近復有遠近有不勝其聞不勝其見而欲窮之盡之四夷制禦之變舉積諸此也吾蜀之西南夷特以中國遠近見聞所及者自先王以來端以秦漢爲兆亂之始寢淫乎唐入則受亂矣蜀不可無則西南夷不可絕其拓土之得孰與受亂之失哉秦以司馬錯通蜀造意宏長城備胡以及它方漢初困於匈奴武帝則大宛疏勒番禺夜郎昆明獼貊車馬踐跡鋒鏑交橫於四夷矣中國示以可來之塗服以必爭之氣譬夫操杖向犬豕而欲殺之彼獨不信視及噬乎且武帝元鼎六年

也開西南夷是歲啟元又攻滇王求善馬元封六年也越雋爲  
甌州爲益州皆夷越之地其國志所謂九龍傳寶祚者今則雲  
南六詔或離或合矣且雲南與吐蕃以六城爲距離合不常之  
國也越雋去吐蕃不數山可使之離不可使之合則中國利害  
之决也唐開元以空則雲南未嘗畔漢爰自章仇兼瓊解于仲通  
李宓貪求邊功以致生事蕃蠻合而讎我者五十六年不解閣  
羅鳳入寇成都是也大曆間雲南求再納款張延賞懲前志拒  
其請至韋臯則開戎州路而許其來且前日越雋唐人封疆之  
內故臯得以杯土不已抑惟國家弃清谿閬外地以遠之此開  
玉門之時也如臯復開一路其罅隙如開鼠穴不患其不來矣  
利其納款之物而啓其內悔之心禍可勝諱哉嗚呼任生事之  
人而欲其無事用貪功之久而欲其不貪天下豈有此理當上  
體藝祖所以弃地懷遠之意擇人而任之則蜀邊可安於無事  
矣

禦夷狄之形勢

張待制

公邊置劇鎮重地足以制夷狄陸柔之患周逐獫狁北至太原  
既城朔方全師而還周天子之心以為朔方重鎮則獫狁陸柔  
之患將不至於中國此可以班師矣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  
之地盡以公邊為節度府而免陽朔方之靈帶申十萬足以制  
夷狄之難此宣王城朔方以制獫狁之遺意以是知古之善禦  
夷狄者必置大屯於要害之地形制戎狄則敵不敢過而為害  
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受敵此  
用兵之所深忌也後世有亭障之地狹隘而不足以屯重兵鎮  
守之兵驕脆而不足以當大敵閩邊塞諸條則幸酸動容逢胡  
虜驕頭則鬪駭後魏以此制敵宣乎寇至如入無人之境牧馬  
屯中鞠於椎剽蒿夫樵婦整為囚俘者也漢有疎更之本疲於  
道路而不足以息邊有非錯者欲募民當塞而文帝不能盡行  
唐有防秋之兵坐耗廩粟而不足以鎮仇方為陸贄善欲募民

屯邊而德宗未嘗備用夷狄為患非無良策人主不能因相也

形勢無一定之所

張待制

昔之人論天下形勢者必曰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天下之常勢也愚以為不然天下之形勢未嘗有定所也特視時以為輕重爾漢楚之勢在齊非齊果為天下之形勢也蓋韓信以齊附楚則楚王以齊歸漢則漢帝舉而自立則鼎足之形成也七國之變形勢在梁非梁果為天下之形勝也蓋吳楚得梁則可以入關漢倚梁則足以制楚也祿山之入關也形勢在潼關其欲吞江淮也形勢在睢陽蓋潼關既破則關中有不可守而睢陽不破則江淮以為扞蔽也河北之亂形勢在魏蓋魏存乃燕趙之扞蔽得魏則燕趙有唇亡之憂也嗚呼形勢之地我所必爭敵所必取我得之則足以蔽敵人之死命敵得之則足以扼吾之咽喉其係利害安危者如此之大也劉項之際蒯通知天下之勢在齊七國之亂劇孟知天下之勢在梁祿山之變李泌知



漢書之勢足以抗關中張敖知睢陽之勢足以蔽江淮而北之  
族杜牧知魏足以制燕趙故曰天下之形勢未有定所也視乎  
時以為輕重亦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